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“过去能做到，今天要做得更好”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

站在荣誉室前，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机动一中队中队长王学海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面对最高处悬挂的“钢刀连”战旗，他又一次给新来的战友讲起中队的故事。
这个英雄连队以“钢刀”为标志，可荣誉室里并没有藏着一把传奇的钢刀。
走进“钢刀连”，中队每一名官兵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寻，“钢刀连”究竟“钢”在哪里。
跟随“钢刀连”野外驻训一周后，记者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“钢刀连”的“钢”，“钢”在有我无我的信念——

这种信念从哪里来？答案，就藏在一顶毫不起眼的帐篷里。
走进这顶帐篷，金灿灿的奖牌、红艳艳的锦旗交相辉映。最高处，并列悬挂着“钢刀连”和“一等功臣连”两面战旗。
这里共有200多面锦旗和各种奖牌。提起中队这些荣誉，再腼腆的士兵，都如数家珍；再年轻的士兵，都锋芒毕露。
这支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英雄部队，先后参加过139次战役战斗，涌现出了210多名英雄模范……1979年的一次

重大作战任务中，他们凭借歼敌百余人、缴获武器百余件的战绩，被中央军委授予“钢刀连”荣誉称号。
过去的荣誉，转化成如今的信念。这种信念，向下延伸，向上生长。它让中队官兵坚信，“过去能做到，今天要做得更好”。
“钢刀连”的“钢”，“钢”在不可动摇的忠诚——

战旗插在哪里，“钢刀连”的根就扎在哪里。从1937年成立以来，中队经历过无数次改编。番号变了，驻地变了，一代代官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从未改变。
对于这个英雄连队来说，他们牢记“钢刀在握、坚不可摧；钢刀出鞘、锐不可当”的队训，闹高原、驻海疆、守边关、镇国门。
面对复杂多样的任务，“钢刀连”官

兵无时无刻不在淬火加钢。为了人民的安宁，他们始终以舍我其谁的气势，冲在最前面。
这把“钢刀”越锋利，它身后的万千民众才能越安心。
“钢刀连”官兵训练场上热火朝天。王文涛摄
雨林深处，“钢刀连”官兵砥砺实战本领。王文涛摄

记者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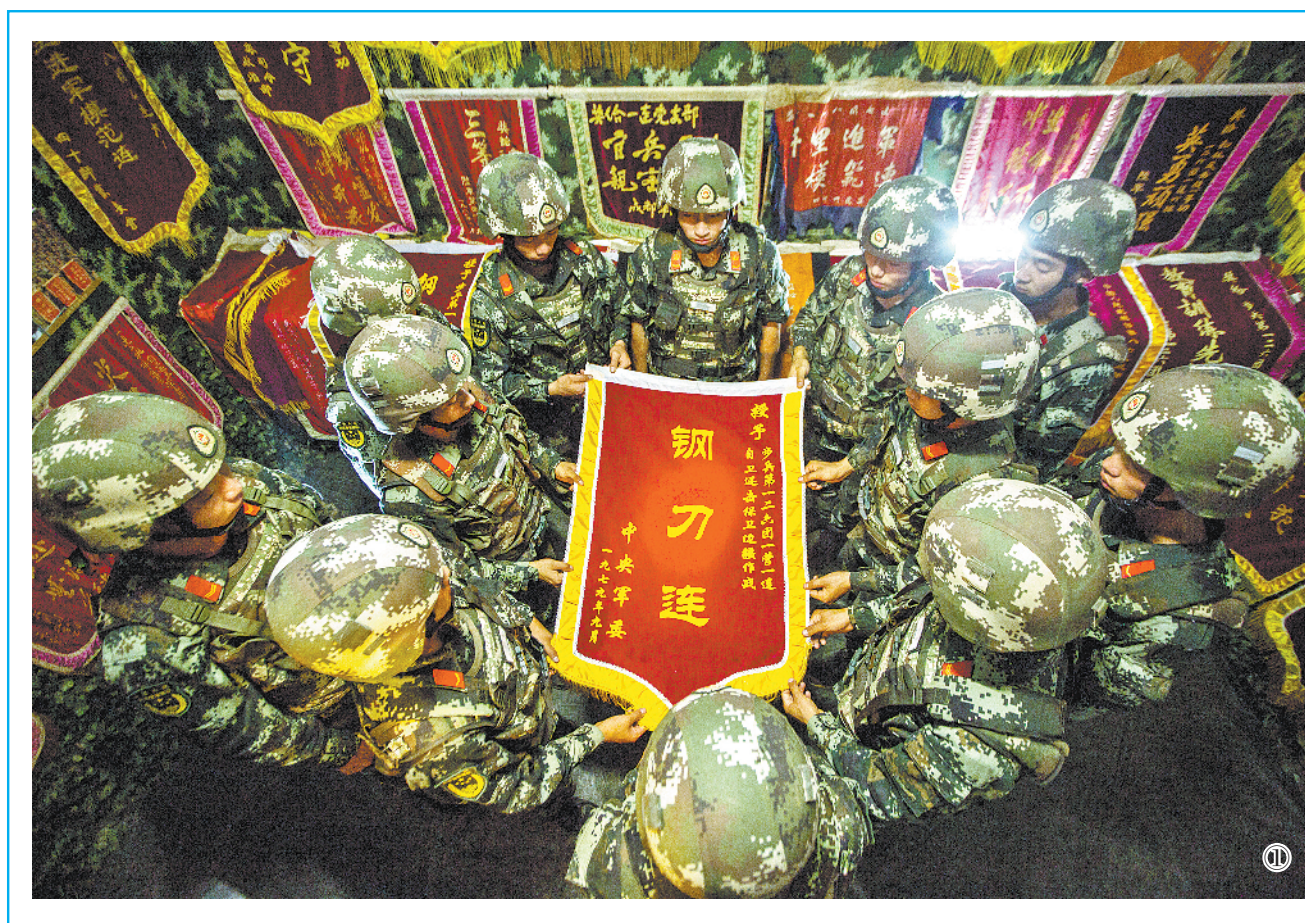
走进“钢刀连”——

“钢刀”是怎样炼成的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 吴敏 特约记者 杨奎 通讯员 陆振鑫

特稿

乡间红土路上，巡逻车颠簸前行。新排长许杰龙坐在车里，紧攥扶手。
看到散落的红土被垒成平台，低矮的帐篷有序排列，许杰龙知道，目的地到了。
来到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机动一中队之前，许杰龙早闻其名——这是一个多年荣获“标兵单位”的连队，是武警尖兵的孵化基地。
这支诞生于抗日烽火的英雄连队，有着“钢刀连”的美誉。它就像一把穿越历史烟尘的锋利“钢刀”，至今仍熠熠生辉。
这把“钢刀”的锋芒，令许杰龙心驰神往。
他无数次在心中勾勒过“钢刀连”的样子。然而，当自己来到这里，真正成为其中一员，他发现，一切和想象中的一样，一切又和期待的大不相同。
随后的日子，“钢刀连”用自己的方式锻造着许杰龙。这名年轻军人，也在这个反复磨砺的过程中，完成了自我成长，探寻到了心中那个渴求已久的答案——这把“钢刀”是怎样炼成的。



图①：“钢刀连”战旗，成为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机动一中队官兵心中永不熄灭的一团火。胡程摄
图②：“钢刀连”官兵训练场上热火朝天。王文涛摄
图③：雨林深处，“钢刀连”官兵砥砺实战本领。王文涛摄

熔炉 每一把钢刀，都要在熔炉中反复锻打

刚下连，许杰龙发现，战友们体能训练服颜色不太一样，有的深一些，有的浅一些。他把这个疑问埋在了心里。
第一个月，换上列兵军衔的许杰龙几乎“是在奔跑中度过”的。
第一次出早操，许杰龙跑了5公里武装越野最后一名。
早操结束，许杰龙看到班长好像叹了口气，教导员张东明那张黑脸似乎更黑了。
“练吧。”张东明对许杰龙说，“‘钢刀连’没有跑在后面的干部。”
“那种永远追不上倒数第二名的感觉，特别折磨人。”许杰龙暗下决心：“只要我还能站起来，就必须很狠！”
从此，两根细绳包绳成了许杰龙亲密的伙伴。许杰龙把它们拴在腰上，绳子的两端分别由一名战友牵着。
附近村民都注意到了这奇特的场景：每天清晨，穿越村庄的“迷彩风暴”末端，多了一个踉踉跄跄的小胖子。他被2个人牵着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汗如雨下。
奔跑，不停地奔跑。
烈日炙烤着许杰龙的身躯。他感觉自己置身于熔炉之中，“在炽热的温度下，不断达到极限，又突破极限”。
奔跑在红土地上，许杰龙忍不住想起荣誉室墙上“钢刀连”的老地图——那是这个连队官兵曾经奔跑过的足迹。
自黄土地上起步，前辈们用一双双踩着草鞋的铁脚板，征战过祖国的大江南北。
许杰龙曾在心里细细品味过连队的战斗历程——
这把“钢刀”参加过百团大战，它以坚不可摧的气势，直插敌人心腹。
这把“钢刀”曾在淮海战役中浴血搏杀，和千千万万战友们一起赢得了胜利。
这把“钢刀”经历过东南沿海狂风暴雨的洗礼，也在高原风雪过后愈加坚韧。
每当快坚持不住时，许杰龙总会用前辈的经历鼓励自己：当年那么艰难，他

们都坚持了下来，如今这点苦算什么！
有天晚上，大队长赵涛看见许杰龙跑得脸色煞白，有些不忍心，劝他别跑了。许杰龙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比画了个手势。带他跑的战友高声回应：“排长说，还有两圈，他还可以！”
两圈跑完，许杰龙吐了。这几乎是他每天训练完的常态。
一直被别人带着跑，刚开始许杰龙还有点不好意思。老班长们告诉他，他们当初也是这样被别人带起来的。
老兵带新兵，新兵成了老兵，继续带新兵。这是“钢刀连”的接力。
下连第25天，许杰龙参与了一场民主投票。
在平时吃饭的那顶帐篷里，许杰龙接受了全中队官兵的考量。所有战友投了赞同票，同意他从列兵升任班长。
那一刻，许杰龙感觉自己终于成了“钢刀连”的一员。
无论是中队长、指导员，还是文书或卫生员，每一名刚到“钢刀连”的官兵，必定会经历这样的过程。
这个过程痛苦、焦灼，就像把一块未经锻打的钢材，投入熔炉之中。只要钢材足够坚韧，千锤百炼后，必能打造出一把锋利之刃。
刚到“钢刀连”时，士兵钟盛国为了赶上“大部队”，颇费了一番功夫。他沙背心、沙绑腿从不离身，专门找身材高大的战友练习擒拿格斗，经常打得鼻青脸肿；挂水壶、吊砖头，他的肘部一次又一次磨破，双腿经常疼得失去知觉，只为提高射击技能……
后来，钟盛国成了训练尖子，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比武。
在“钢刀连”，每一个努力的人都不孤独。
来到“钢刀连”一年多，一班班长杨虎林养成了一个习惯：熄灯号后加练。
第一次和新战友们睡在一个帐篷里，熄灯号响，杨虎林正准备休息，却发现战友们都开始忙乎了，腹部力量弱的练腹部，上肢力量弱的练上肢。
听着战友们锻炼时沉重的呼吸声，杨虎林久久难以入眠。
第二天晚上，杨虎林也加入到熄灯后的练兵中。“就像被吸入尾流，个人会不自觉地跟着走。”杨虎林说。
尽管现在训练成绩已处在前列，杨虎林还是不满意。他感觉，自己这把“钢

刀”，还需要继续锻造。
钢刀在熔炉中锻打，是一个持续且未知的过程。置身熔炉中，他们只有一个选择：不断给自己注入能量。
有一天，许杰龙突然发现，他的体能训练服颜色也变浅了，那是阳光与汗水烙下的独特印记。
这把“新刀”正逐渐显露锋芒。

淬火 这是最艰难的时刻，我们只能以最顽强的精神挺过

山间小道上，一群迷彩身影飞快掠过。跑在最前头的，是七班副班长赵安元。
不到一公里，赵安元听到身后传来沉闷的脚步声。一下一下，速度不快，却保持着合适的频率。他回头一看，是刚刚休假回来的中队长王学海。
“中队长休息了30多天，我还跑不赢他？”赵安元不服气。
他开始发力。可无论怎么提速，后面的脚步声总是如影随形。
这脚步声，仿佛考核时班长手里的“夺命追魂表”。秒针“嘀嗒嘀嗒”，敲打在赵安元的心坎里，不断催促着他快一点、再快一点。
赵安元脚下的频率开始乱了。他眼睁睁地看着王学海从自己身边越过，直到终点都没能再赶上。
“从那时起，我彻底服了。”赵安元说。
在“钢刀连”官兵眼里，中队长王学海堪称标杆。无论哪个课目，他都可以轻轻松松达到“优秀”。
第一次和新战友们睡在一个帐篷里，熄灯号响，杨虎林正准备休息，却发现战友们都开始忙乎了，腹部力量弱的练腹部，上肢力量弱的练上肢。
听着战友们锻炼时沉重的呼吸声，杨虎林久久难以入眠。
第二天晚上，杨虎林也加入到熄灯后的练兵中。“就像被吸入尾流，个人会不自觉地跟着走。”杨虎林说。
尽管现在训练成绩已处在前列，杨虎林还是不满意。他感觉，自己这把“钢

朝夕相处的战友们，不少都分到了新的连队。创造400米障碍纪录的训练尖兵钟盛国分走了，人人敬佩的老班长魏承建分走了……原本人才济济的“钢刀连”，当时只剩下2名骨干。
56年前，中队也曾经历过一次无比艰难的挑战。
1964年，中队组织武装泅渡金沙江。条件恶劣、经验缺乏，面对湍急奔涌的河水，中队官兵凭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精湛的技术，利用简便器材，胜利泅渡金沙江，无一人掉队。
最艰难的时刻，也是高光时刻。当年那一幕幕，以老照片的形式，永远留在了荣誉室里。
如今，横在王学海面前的，岂不又是一条“金沙江”？
“我们必须从头再来。”王学海带着大家从识图用图学起。他翻出教材，先把干部们教会了，再去教士兵。那段日子，大家每天学到凌晨两三点。
赵安元加入中队时，“钢刀连”已经步入正轨。他经历过最艰难的时刻，莫过于选晋士官。
赵安元从来不怕训练苦，可他还是忍不住对那次考核有些发怵。
通过统一选拔后，大队以最严苛的标准组织了第二次考核。想过关，少不了要脱一层皮。
赵安元是中队年龄最小的副班长，偶尔也会沾沾自喜。别人问起他当不当班长，他说“现在还差得远呢”。
老班长李世军，是赵安元的“对标”对象，也是他最敬佩的人。李世军，是改革中撑起“钢刀连”的支柱之一。带兵细致、训练拔尖，赵安元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班长能这么厉害！
中队长王学海觉得，队里的年轻人必须要经过一次次艰难的考验，才能真正成为一把“钢刀”。
2018年年底，中队被评为武警云南总队“基层建设标兵中队”。王学海说，这一年他们的关键词是“必胜信念”：“只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去拼搏，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成功。”
到了2019年，中队重新恢复到“全盛状态”。这一年的关键词被大家定为“韧劲十足”，“在任何困难面前，我们不会退缩，永远向前”。
也是这一年，中队取得了转隶以来的最高荣誉——他们被武警部队评为

“基层建设标兵中队”，荣立集体一等功。
站在颁奖台前，抱着荣誉牌匾，王学海平时一直紧蹙的眉头，难得松弛开来。这大概算得上是“钢刀连”的又一巅峰时刻。为此，他兴奋了很久。
“钢刀连”下一步该往何处去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王学海有些迷茫。
已经获得的荣誉，就像是金沙江岸边的暗流。看上去胜利就在眼前，只要一个不慎，就会被暗流卷下去。如果中队沉迷于已经获得的荣誉，结局很可能是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。
2020年还没结束，王学海已经总结出了今年的关键词：“越战越勇”。他坚信，无论未来还有多少困难，“钢刀连”总能跨过一道又一道坎。

磨砺 不断打磨，永远保持“开刃”状态

每一把“钢刀”，都需要不断淬火锻造，才能永不卷刃。
盛夏，一场雨后，太阳炙烤着红土地，湿热的空气蒸腾而起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杨虎林藏在及腰深的水潭里，全身绑满芦苇，在芦苇丛中完美“隐身”。这里是反复侦察过的“风水宝地”。
突然，一阵战靴摩擦草地的声音传入耳中。不远处，一队“敌人”快要搜寻到水潭。杨虎林淡定地隐藏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眼睁睁看着“战靴”在附近扫过一遍又一遍，最近时离自己只有几米。
20分钟后，一声哨响结束了这场“捕歼战斗”。
演练从早上8点开始，持续了将近12个小时。参与演练的是“钢刀连”3个排的尖刀班，班长们都是征战多年的老兵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一班班长杨虎林在中队算是一个“新人”。去年，他刚刚从原单位调过来。
“捕歼战斗”中，三个班互为敌手，上演了一场丛林中的“你追我逃”。
演练结果令中队长王学海大吃一惊——杨虎林带领的一班大获全胜。

他们当红方，没多久就把藏在丛林中的蓝方全部抓获；他们当蓝方，一直藏到演练结束都没被发现。
在3个班中，杨虎林平日里并不是最出色的那个。除去16年的军龄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，他几乎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。
然而，这次“捕歼战斗”演练，杨虎林靠着长期在边境一线执行任务积累下的捕歼经验，完胜对手。
分到中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，杨虎林和战友们坐在屏幕前，一同收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直播。
当战旗方阵出现，战友们都瞪大了眼睛。“看！我们大队的战旗出来了！”身边的战友兴奋大喊。
直播镜头中，“扣林山战斗英雄营”战旗只露出一个角，便一闪而过。即便如此，帐篷里也一下子沸腾了。战友们的自豪和骄傲，杨虎林至今记在心里。
战旗背后的故事，给了杨虎林很多思考。在西南边陲执行任务时，他积累了丰富的山岳丛林地作战经验。能不能把经验迁移过来？于是，在“捕歼战斗”演练中，一班脱颖而出。
换了新环境，杨虎林总感觉任务似乎不如以前饱满。中队有些老兵也有这样的看法——
2012年执行边境缉毒任务，2014年赴香格里拉救火救灾，2016年参与海关执勤……中队老兵，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？
2019年至今，中队一直在外驻训。官兵们生活中，似乎只剩下日复一日的训练。机动中队似乎“不动”了。
王学海把这段日子，看作是“磨砺”的过程。大项任务不多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，通过艰苦训练，把刀锋打磨得更加锋利。
“烈日当空照，汗水如溪流；大风呼啸，月夜难眠。”野营村恶劣的环境，丝毫没有影响官兵们的训练热情。
即使一些老兵嘴里嚷嚷着“想出任务”，还是会以最认真的态度，对待每一次训练。
两个废弃的油漆桶在营地扔了很久，士兵们拿过来，灌满水泥，插根钢管。水泥干后一脱模，就变成了自制杠铃。
士兵们在自己水壶里加上糖和盐，做成补充体力的自制饮品。喝着喝着，他们竟喜欢上了这奇特的味道。
去年1月，武警云南总队组织部队冬季野营拉练。按计划，中队赶到西山乡中心小学宿营。
傍晚时分，恰好是放学时刻。当中队官兵到达学校门口时，迎接他们的，是一张张比花儿还要灿烂的小脸。
孩子们欢呼着，鼓着掌。人群中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：“叔叔，你们辛苦啦！”夕阳下，一张张纯真的面庞，仿佛把一缕温暖的光送进了官兵内心深处。那一瞬间，他们长途跋涉的疲惫一扫而空。
“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灿烂的笑脸。”许杰龙说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答案。
炼成一把“钢刀”，除了要经历锻造、淬火、打磨等必不可少的工序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随时准备亮剑的心。
八一建军节，营区准备了盛大的联欢晚会。野营村的官兵，坐在露天广场上收看直播。谁知屁股还没坐热，部队就接到一条命令：出现特殊情况，随时待命。
瞬间，广场上只剩下孤零零的电子显示屏。“钢刀连”的官兵奔回帐篷，背起早已打好的行囊，蓄势待发。